



抽泣的 死美人

〔日〕横沟正史 著
王维幸 译

南海出版公司

抽泣的 死美人

〔日〕横沟正史 著
王维幸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抽泣的死美人 / [日] 横沟正史著; 王维幸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5.1

(横沟正史作品)

ISBN 978-7-5442-7489-0

I. ①抽… II. ①横…②王…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46558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2-109

AEGINAKU SHIBIJIN

by SEISHI YOKOMIZO

©Seishi YOKOMIZO 2000

Edited by KADOKAWA SHOTEN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0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hrough DAIKOUSHA INC., Kawagoe.

All Rights Reserved.

抽泣的死美人

[日] 横沟正史 著

王维幸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连子心

装帧设计 金 山 朱 琳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 × 1270 毫米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54 千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489-0

定 价 29.50 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陈鹤人

陈鹤人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品

目录

水獭 /1

当心情书 /23

漂亮手杖的故事 /35

不可夜读 /47

抽泣的死美人 /57

被附体的女人 /69

微型小说集 /127

绘马 /169

灯塔岩的尸体 /187

甲虫戒指 /199

水獺

一、阿葛的故事

“水獭化身为英俊的青年与美丽的姑娘幽会，这种传说古已有之。虽说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实在是荒诞无稽，不过，我也知道一个这样的故事。事实上，我还是那个事件的相关人之一。什么，给你讲讲？讲讲也行。不过，那毕竟是我三儿子久三郎出生那年的事，掐指算来都已经二十五六年了。想听？那我就给你讲讲。”

说着，久作老人似乎开始整理故事的前后顺序，幸福的脸上写满陶醉的神情。

由于儿子们都有出息，久作老人现在过上了舒适的日子，他年轻的时候，日子却没这么舒坦。他的老家在丹波的山沟里，久三郎中学毕业之前，他一直都在那里靠种地为生。而老人要讲的这案子也发生在那个时候。

“毕竟是穷乡僻壤，而且，就连老话中都动辄说有什么‘丹波野人’或‘丹波山妖’之类，再加上又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所以，以你们现在

的眼光来看，肯定会觉得荒诞离奇。不过，我是肯定半点假都不掺的，信不信就由你了。”

有个姑娘名叫阿莠。她美丽善良，而且性格果敢坚毅，村里人没一个不夸她的。就连那些野兽般凶蛮的男人都拿她束手无策，所以她在十九岁之前从没落下一句闲话，这在当地十分稀奇。

阿莠家是当地唯一的名门望族，这一点无疑也帮了她大忙。她家拥有“平藤”这一姓氏，在当地是屈指可数的大财主。家世甚至可以追溯到平家在此落草的时候，在邻近乡里绝对算得上最悠久。上几辈的时候，她家考究的客厅里经常高朋满座。熟悉从前旧事的老人们经常说，她家是到了阿莠父亲这一代才完全没落的，可尽管如此，却仍剩有广阔的地产与山林。如果清扫一下仓库，说不定还会发现一些稀世宝贝。

不过，阿莠却绝非因此就获得了幸福。她实在是一个不幸的姑娘，几乎从未感受到父母的爱。

阿莠的母亲是从一个家世显赫的神主^①家嫁过来的。还在阿莠年幼时，她就撒下两个孩子撒手人寰了，后来填房的便是阿莠的继母阿福。阿福不像阿莠的母亲那样家世显赫。阿莠的母亲还在世时，她就在暗中觊觎这样的机会了。阿福填房后的第二年，阿莠的哥哥宗太郎就离家出走了。人们都说是阿福把他赶走的。

阿莠十六岁这一年，由于遗传与酗酒的缘故，她唯一的亲人——父亲宗右卫门也年老昏聩，几乎变成了痴呆。

①神社的主祭、神官。

阿莛就是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

尽管身处这样的家庭环境，她却不像常见的那些继子女一样怨天尤人。只不过，她失去了几分女儿的娇气。原本美丽的天性中却增添了诸多美德。只要是能令村里人高兴的事，阿莛什么都肯做。所以，村里从没有人欺负她是姑娘家。

就这样，阿莛长到了十九岁。可就是从这一年的春天起，一些刺耳的风言风语竟突然在村子里流传起来。对于一个待字闺中的姑娘来说，再没有比这更难听的传言了。

人们都说，阿莛被源兵卫池的主人附体了，甚至还怀上了他的孩子。

阿莛所在的村子与邻村之间有一口很大的古池塘，人们都称之为“源兵卫池”。当地有一个传说，一百多年前，当地的村民不堪领主的暴政，企图发动起义，结果失败了，有十多名头领被捕，被同时斩首。当时，领主的领地一夜之间竟化为了一口大池塘。

这口大池塘的岸边有一座古旧的五谷神祠堂。由于里面供奉着领导数个村庄的农民起义最后壮烈牺牲的首领源兵卫，人们便称之为“源兵卫五谷神”。因此，这口大池塘也被称为“源兵卫池”。

关于源兵卫池，自古以来便流传着各种恐怖故事。

人们说有时候能听到有人在池水中啜泣的声音，有时候深更半夜水里会忽然燃起大火，还有时候池塘里会浮出无数的人头把整个池塘染成一片血海。总之，这些恐怖故事不胜枚举，由父母传给孩子，再由孩子传给孙子，就这样作为枕边故事口口相传下来。

就连到这件事发生时，人们都还坚信源兵卫池的主人是一只有着多年道行的水獭。而就是这只水獭，与阿莛之间竟然发生了那种关系。

“这当然荒谬至极，可是在二十五六年前，人们却认为这种事是很有可能。”久作老人说道，“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人比较开明，认为这种荒唐事根本不可能发生，可毕竟大多数人都信以为真，所以他们也无能为力。至于这荒唐的流言究竟出自何处，原来，阿葛每晚都会溜出家门，悄悄地去往源兵卫池。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去那里，又到底做了些什么。不过阿葛去源兵卫池一事却是千真万确，而且还有很多人都亲眼见过，比如说我，就是其中一个。”

那还是春寒料峭的二月初的一个夜晚。久作老人——当然他那时尚年轻——的老婆突然要临盆，得赶紧派人去请接生婆。当时长子久太郎还是个孩子，深更半夜的，还不能打发他去干这种必须要经过源兵卫池旁边去邻村的事。无奈之下，久作只得自己去。

虽说是旧历，可二月的山里仍十分寒冷，而且还是淅淅沥沥飘着冷雨的寒夜。为防止灯笼被雨打湿，久作只得频频换手撑着沉重的雨伞。

有关源兵卫池妖怪的传言，久作也早有耳闻。虽然他不愿相信这种事，可深更半夜时经过那里也绝非一件乐事。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凉感让他很是压抑。竹林包围的小径对面就是那口充满恐怖传说的古池，黑黢黢的池水在稀稀拉拉的雨点中荡起一阵阵涟漪，幽幽地发着暗光。虽然没有青蛙的鸣叫，不过道具却一应俱全，再加上木屐行走在泥泞中溅起泥水的凄凉声音……

突然，久作蓦地停住脚步，连忙用袖子把灯笼的光遮了起来。因为他察觉到一种细微的动静——似乎有人正拨开竹林朝这边走来。久作杵在路旁，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边。他的感觉没错。竹叶沙沙的摩擦声与踩断枝条的声音越来越近。

这深更半夜的会是谁呢？久作心中感到纳闷。这竹林的对面应该就是源兵卫五谷神啊……一想到这里，久作顿时不寒而栗。

就在这时，一条黑影忽然从竹林里跳了出来。严阵以待的久作正要朝黑影扑上去，对方却早已看到了灯笼投在地上的圆灯影，顿时“啊”地大叫一声，像蝙蝠一样转身就逃。久作毫不犹豫，立刻追上前去。

黑影拐过竹林的一角后朝源兵卫五谷神方向逃去，可在中途还是被久作抓住了。久作立刻拿灯笼照那人的脸。结果，非但没把对方吓着，久作自己反倒吓了一跳。

“小姐！”久作一声惊叫。

原来对方竟是平藤家的独生女阿莩。阿莩浑身上下湿漉漉的。头发熠熠闪光，苍白的脸色看上去非常吓人。“久作大叔？”阿莩心悸未平，气喘吁吁。

“呃，我是久作。你到底是怎么了？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听久作这么一说，阿莩这才打量了一下自己，然后抬起目光，哀求地望着久作的脸。

“你快说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真可怜，大冷天的只穿这一身睡衣。”久作和蔼地说着，正要凑上前去。

可就在这时，女孩噌的一下擦过久作身边，没命地朝原路逃去。久作没料到有这么一手，只得呆呆地目送着她的背影，连追赶的勇气都没有了……

“自从那件事发生之后，阿莩去源兵卫池的传言就越传越凶了。有那么一次经历之后，就连我都没法再像从前那样认真地为阿莩辩护了。虽然我并不认为她会跟水獭有那种荒唐的关系，可心里总归是有些打鼓，

也再没心情去同情她了。起初我还一直认为她肯定是受了继母的虐待，无可奈何只得在那里游荡，可再一想却又不对，就算再怎么样也不可能每晚都会有这种事啊，而且她也完全用不着非选在这种恐怖的地方游荡不可啊。她连那么可怕的地方都不怕，这里面肯定有文章。一个女孩年纪轻轻的，究竟为何会变得如此胆大呢？我也试图思考起来。

“随着这种传言闹得越来越凶，继母对她的虐待也越发变本加厉。阿葛整日以泪洗面，可尽管如此，她似乎仍未死心，依旧深更半夜溜出门去。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了二月末。

“有一天早晨，我记得好像是二十七日的早晨，有人发现阿葛死了，尸体漂在源兵卫池里，于是人们又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甚至还有人窃窃私语说，瞧瞧，终于让水獭给拽进去了吧。这种议论当然也算不了什么。可总之，唯有一点得到了确认，即阿葛姑娘之死并非自杀，医生也说她肯定是在落水之前被人勒死的。

“这件事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二、妙念的故事

有个小和尚名叫妙念，在一座名叫“清行寺”的寺院清修。妙念年方二十二，相貌俊美，仿佛是从浮世绘中走出来的美男子。他剃度后的光头乌青发亮，每次外出化缘，总会让村里的年轻姑娘们春心荡漾。借机和他搭讪的姑娘也不在少数，不过他操守坚定，并未因此而堕落。

当时，他剃度出家不过才两三年，住持观溪和尚却对他信任有加，

百般宠爱。

“妙念早晚会成大器的。”住持逢人便夸。所以，当施主们有求于寺里时，也必得加上一句“务请再转告妙念师父一声”才行，不然住持就会非常不高兴。

“其实啊，这妙念是我的一个侄子。”久作老人说道，“他俗名叫健一，是我哥哥的儿子。我哥嫂在村里流感爆发的时候双双死去，当时健一才上中学二年级。他非常喜欢上学，学习成绩也不错，就这么让他早早辍学实在可惜，于是我就辛苦工作，好歹帮他筹足了学费。可是，就在临毕业的节骨眼上，他却突然回来说不想上学了，并且和谁都没商量一声就一个人去邻村的清行寺出家了。当然，我当时也是苦口婆心地劝，可他怎么也不听，我只好听之任之。因为我觉得他就算中学毕业也没有升学的希望，而且他又不是去干别的，是出了家，也算是对得起我死去的哥嫂了，于是我就答应了他。”

据说，阿鸩的尸体漂上来的那天早上，妙念说自己头疼，连此前从未缺席过的早课都没有去。然后，当长工多助无意间提起阿鸩的死时，他竟然脸色煞白，一下子从被窝里爬了起来。住持非常痛心，虽然他也觉得不太可能，可还是担心自己的弟子。

“他毕竟还这么年轻，而且又生得这么招女人喜欢……”虽然这么想，可住持绝没有责备弟子的意思。不过，倘若住持的担忧成真，身为出家人，这种事是决不被允许的。

当住持正倍感痛心时，久作恰好找上门来。“有点事想求贵寺，一点东西不成敬意……”说着，久作献上自己带来的礼物——一个装有住持喜欢吃的牡丹饼的食盒。

二人的话题自然就往阿鳊的事情上靠。住持不动声色，先是跟他闲聊了一会儿，然后才瞅准机会，忽然改口说道：“您来得正是时候。其实有一件事老衲正想告诉您呢……”

于是，和尚便把今早心里担心的事全部向他挑明。“我也觉得他不至于会做这种事，可毕竟是年轻人……而且，我很久以前就觉得他非常奇怪。他一直魂不守舍的，而且夜里偷偷溜出去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昨天晚上还……”说着，住持住了口，担心地查看了一下四周。

第一次听说侄子行为不检点，久作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么说，他跟阿鳊有染？”

“这个嘛，我也不敢打包票，不过很多迹象表明很可能是这样……”

听到这话，身为叔父的久作无法不感到吃惊。身为出家人竟然胆大包天，身犯色戒，想想都觉得丢人。“那我先去看看情况。”说着，久作起身离席。

久作本打算视情况而定，倘若情况严重就狠狠教训妙念两句。可当他走进妙念房间的时候，发现妙念竟慌慌张张地往被子里藏了样东西，不过，久作并未刻意去看。

妙念已从被窝里坐了起来，看样子他刚在床上吃过饭，枕边还摆放着小饭桌和饭钵之类。

“不小心得感冒。”妙念一看到叔父，便如此辩解了一句，然后孤寂地笑了笑。

每次看到他那无以形容的孤寂笑脸，久作便会痛心疾首。“那，好点了吗？”

“呃，已经没事了。刚才正想起床呢。”

“是吗？那就好。不过，感冒可是很吓人的，你可得当心点，好好养病才是。毕竟你爸你妈都是因感冒丧命的。”

“嗯。”妙念垂下眼睛，微微点点头。

久作痛心地注视着他。妙念除了脸色比平常略显苍白外，其他并无异样。久作尽管心里惦记着，却不知该如何提起那件事，嘴上仍说着一些不着边的话。

“听说阿莛死了？”不一会儿，妙念竟主动提了起来。

“对，村里一片轰动。关于此事，我有点事正想跟你说呢。”

“是。”妙念摆弄着放在膝头的手，乖乖地答道。

“你师父说你跟阿莛似乎有染，这事是真的吗？师父是这么说的……”

久作把从住持那儿听来的话讲了出来。妙念平静地听着，叔父的话都说完了，他仍久久不愿开口。

“师父这么说也情有可原……”不久，妙念平静地说道，“不过我……”他只说了半句，便再没勇气把剩下的话说完。只是抬起脸来，眼泪汪汪地望着叔父。

“那就是说，这事是真的？”

“嗯。”妙念点点头。

“什么？真的？”久作吓了一跳，“那就是说，你犯了色戒……”

“不是的，叔父。”妙念慌忙打断他。

“那你为什么要半夜溜出去？”

被他这么一问，妙念无言以对。

“请相信我，叔父。我绝没有做亏心事。理由我迟早会告诉您的，不过在此之前，请您什么都不要问。”妙念只说了这些，其他的就无论如何

也不说了。

久作惴惴不安地离开山门时已是四点多。山门前大银杏树光秃秃的枝丫上停着无数只乌鸦，发出不祥的叫声。古人云，山里行云急匆匆。望着这样的天空，久作不由得叹了口气。

久作还有一户人家要去拜访。对方请他吃了晚饭，宾主聊得不亦乐乎，不觉天色已晚，离开时已是八点多。主人本想让他打上灯笼，他硬是回绝说“月光这么好，不用”，然后便离去了。

诚如他所言，天空晴朗，夜色美丽，在近乎满月的月光映照下，连前面很远的地方都像是沉浸在水中那般美丽。银色的路面上流淌着他清冷的影子，他踏着自己的影子，默默地赶路。他心里惦记着侄子的事，心情很沉重。

当然，他还是相信侄子的。可毕竟是年轻人，谁也不敢保证妙念就不惹祸，一想到这里，不安就冒了出来。久作一路上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忽然，他想起源兵卫池就横在自己的去路上，不由得有点头皮发麻。今晚跟上次不一样，月光皎洁，古池那可怕的影子越发清晰，因此他心里也越发忐忑。他大步流星，在古池一旁的小道上专心地赶路。源兵卫五谷神树林那高耸的树影越来越近。一看到这树林，他就不由得想起那天夜晚的事。

来到源兵卫五谷神祠堂前的时候，他灵敏的耳朵忽然听到有脚步声从对面传来。他顿时本能地躲进一旁的树影里。

脚步声逐渐靠近。人影终于出现在了眼前。看到月光下显现出的那僧人打扮的身影时，他不由得大吃一惊，大喊一声：“妙念！”

妙念吓了一跳，顿时停下脚步。就在认出是叔父的一瞬间，他二话